新时代之歌

跨越冰峰

■晏 良

清晨，西藏军区某特种作战旅二营营长田俊波来到湖边，湖中即出现一张“包公脸”。昨夜月下点兵，本已人困马乏，可他强忍疲惫，用冰水洗脸刺激肌肤，以清醒状态跨年。

一元复始，以练迎新。当兄弟单位还在做开训筹划时，该旅官兵早已转战雪海云天，二营上下更是昼夜滚动训练，在行军备战中迎接新年。

“我们不一样！”旅长江勇西绕有着独特的练兵视角，他呵气成霜，嘴角凝结一个观点：“抓战斗力建设没有捷径可走，必须常态练兵，从年初打到年尾，从今年打到明年。”

踏青而来，转瞬山白。自从春末夏初驻训以来，二营官兵就把足迹刻在4000米以上区域，就连老兵复退、士官选晋均在沙场展开。江勇西绕反对在家门口练兵，总是让部属在远征中“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。为啥？他的解释饱含责任：只有持续征服陌生地域、消除打仗盲区，才能完成“天降大任”。

在海拔4500多米的雪野驻训一个多月，特战精英们掌握了驻训场的地质、水文、气象等情况，有些腻了。田俊波脖颈上扬、仰望远山，决心挑战更高更冷的陌生地域，用“海拔加法”积攒“打赢砝码”。转场报告递至中军帐，指挥层的态度是宜早不宜迟。

拔寨而起，说走就走。全营官兵踏雪追云，转眼抵近一条冰河。四连连长李建勇是个“旱鸭子”，他准备带队绕河而行。哪知，营里突然喊停。

曾经日夜咆哮的溪河，如今被寒冰“封口”，顿失滔滔。田俊波双手抡锹，猛凿下去，冰层上闪出一道白印。他再次高举铁锹，抡向同一目标，河面仅现微痕……

“行军作战，讲究兵贵神速，我们可以借力自然，调整行军路线。”现代战争节奏较快，战机稍纵即逝，必须及时应对，避免被动挨打。田俊波总结刚才的破坏性试验说，这条河结冰较厚，具备通行条件，应当取捷径直达对面，节省行军时间。

晓趟冰河，午至雪山。

全营官兵大多饥肠辘辘，想要埋锅做饭。田俊波却不近人情，声称身为高原特种兵就要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忍耐。他据此设置极限式训练背景：全营缺水断粮，后有追兵……

“翻过茫茫雪山，就能见到绿洲——咱们到天然氧吧休整吃饭！”田俊波的战斗动员给人无限遐想，踩着余音，官兵们踏雪而行。

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这句古诗童叟皆知，可警示未必人人牢记。田俊波笑称，老祖宗的诗流传千年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。

“在西藏爬山，要弯腰屈身，避免被突来的暴风雪卷落山下；说话要小声，不然会有麻烦……”田俊波涉险开路，边走边教。

爬上海拔5100多米的山口，大伙的胸口如压磨盘石，喘气好比拉风箱，于是就地小憩。田俊波一边竖起食指贴唇，一边用手指向天空，示意大家保持静默，不要“招惹老天”。

“管天管地，管不了我说话透气……”中尉麦致斌不听劝告，结果他的话音刚落，天空就下起雨来，官兵们赶紧穿上雨衣。

“你刚才捅破了头顶那层‘窗户纸’，自然把雨招来了！”田俊波风趣地说，有时天空就像气球或者堤坝，一戳就会泄气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尽管冰雨如注，但大伙的嗓子干得快要冒烟……为节省体力，营连指挥员尽量少说话，改用手势指挥和交流。

翻越雪山，苍茫依旧，官兵们傻眼了：传说中的小树林不复存在，山底下变成雪仓。田俊波环仰周围山体，判断是雪崩改变了地貌，他立刻取出地图，对比修改完善。

旅长江勇西绕常说，高原特种兵身负训练拓荒使命，必须做到转战一地吃透一方，努力提升全时全域作战本领。

田俊波就是忠实的拓荒人。在野外驻训半年多来，他带领二营官兵相继征服峡谷、草甸、雪原等多种地貌，命名过无名雪山，标注过新增溪河，渐渐摸清了山川的特殊习性。

“大自然很奇妙，地震过后常有余震发生，雪崩之地也会反复发作。”作为带兵打仗的老西藏，田俊波把自然当成对手，要求全营官兵做战天斗地勇士、当顶天立地英雄。

由于担心发生过雪崩的山体松动再酿险情，他果断变更休整计划，让队伍远离雪山的“势力范围”，再取雪化水做饭。

走过雪山，遇见冰川。

此刻，一面绝壁横在眼前。没有地理资料可查，所有空白都等待拓荒者来填写。

田俊波抬头仰望，只能看到冰川一角，被誉为“雪域雄鹰”的他恨不得插上翅膀，冲破云遮雾罩……

“西藏军人没有过不去的坎！”他决心挑选勇士组成突击队，啃下这块硬骨头。

“独生子女请举手！”他看家庭情况挑人，队伍纹丝不动。

“共产党员朝前站！”他以政治面貌选贤，人人向前一步。

众人皆有斗志，难以一一满足。田俊波只好依据年终考核成绩临时点将，挑选特战尖兵组队，这么做，目的嘛，自然是希望一击即中。

冰爪、冰镐、冰锥、手套、雪套、安全帽、安全绳、上升器、8字环……攀登冰川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必须带齐装具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笔者不是登高致远的那块料，只得目送勇士们踩着“天梯”向上。个中艰辛不得而知，但突击队凯旋返程的场景堪称悲壮。

下士胡昌海擦伤手臂，中士罗晓奇划伤小腿，上士弓宇撞伤膝盖……尽管伤痕累累，但勇士们觉得，能够征服海拔近6200米的冰川、消除一个军事盲区——值！

田俊波还在冰川上按下一枚血手印，证明自己又成功“拿下”一个高点。回望征程，这位脸黑如墨的汉子也文雅一把，在复盘时用诗意的语言开头：“兵行最险处，山高我为峰……”

壮哉！高原特种兵的脚下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！

记 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远山里的冬天

■王雁翔

我当兵时的营盘，在天山深处一个叫牛圈子的地方。军营为何要驻扎在这么遥远苍茫的牧区？在心里，我曾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。

三月惊蛰，四月谷雨，五月立夏的农历节气，在远山里似乎是不精确的。春天姗姗来临时，已近六月，山外的人早过起了花红柳绿的夏日生活。山坡上的草地，营区内外高大挺拔的白杨，不是一点一点、渐渐地慢慢地绿，而是个把星期就蹿成了夏天的模样，白杨叶大如掌，绿得发黑。一进八月，一夜之间，满山遍野开得红红火火的各色野花就枯萎凋败了，牧草枯黄，寒意浓重，大雪不期而至。

苍茫、雄浑的天山山腰和坡脚，一片一片面积或大或小的塔松，黑黑的，像画家笔下淋漓的浓墨，在无垠的画纸上洇展，起伏。

一场接一场的大雪，悄然拉开漫漫严冬的序幕。这种被棉帽、棉鞋和羊皮大衣包裹的日子，从九月初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五月。

新战士心里最怵的，是夜间紧急集合。室外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人还在睡梦中，紧急集合哨骤然响起，大通铺上一片急促的窸窸窣窣声，穿衣、打背包，拿装具，无任何灯光，全凭感觉。裹着严寒和夜色，在雪地里一趟急行军回来，头上冒着热气，裤脚上结满冰碴子。点名清点人数时，队列里笑声如水波，一浪接一浪。尽管熄灯前我们都按要求将衣服和鞋放在了该放的位置，但战士们一个挨一个睡大通铺，手忙脚乱，东抓西摸，慌乱中李四把王五的裤子穿在自己腿上，短得像七分裤；打背包不得要领者，半路上散了，一路抱着狂奔；有嗜睡的，直到回连队，人竟然还在睡梦里徘徊、挣扎……

大雪不舍昼夜，纷纷扬扬，天地凛冽，银装素裹。营区的积雪，扫了落，落了扫，翻毛皮鞋在雪地里踩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

从营区到公路，再到各营连之间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上，总有扫不完的雪。营院里，来不及清理出去的积雪，一垛垛在院子里堆着，如切割齐整的小山。

积雪没膝，一般的清扫工具显得过于小巧，派不上用场。我们拿下床板，绑上背包带，两人在后边掌控，四个人在前边弓着身子，喊着号子，像牛拉犁一样使劲往前冲，气势惊天动地，场面热火朝天。这样的劳动场景，有时三两天，有时会持续十天半月。我们必须在白茫茫的天地间打扫出行走、训练的场地。

一片依坡而建的低矮平房，是团机关的办公室和宿舍。下边是大操场和礼堂，开会或看电影时，一支支歌声飞扬的队伍，从四周起伏的山沟里潮水一般涌进操场，歌声嘹亮，脚步铿锵，震得树枝上棉花糖似的积雪纷纷坠落。有一年，进出大山的道路被积雪中断，每周一次的电影仍雷打不动，四五部片子反复看。训练间隙和休息时，我们模仿电影里的台词，开展对白表演，笑声飞扬。那也是官兵们寒冬里一种别样的精神盛宴。

部队、牧民和林场职工，散居在平缓的沟坡上，低矮的平房像一片一片在山坡上低头吃草的灰色羊群，零乱里透着规整。

林场前边的公路两边，有几家小卖部、饭馆，还有一所林场职工子弟学校。林场场部商店名字挺大，叫牛圈子百货商场，货不多，也不全，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但里面有一个货架，摆着几十本书卖，很吸引我的眼球。那些书看上去落寞而陈旧，上面落满灰尘。

周末，逼仄的邮政代办所里常挤满军人。有时候，寂寞了，我也会到街上走走，东瞅瞅西看看，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说是街，不过是公路两边的几家店面，不足几十米长，但大家都这么叫。我们出营门，也都说上街。

1990年，部队的生活条件很艰苦，战士都睡大通铺，每个人的木床板上面铺羊毛毡和棉褥子，只有干部才能睡上木架床。连队有饭堂，但缺桌少凳，不够坐。班里有两个满是凹凸的大铝盆，一个盛菜，一个盛主食。炊事班不管做几道菜，我们都盛在一个铝盆里，天暖蹲在室外吃，冬天则打回班里，全班战士围着两个铝盆，在小马扎上坐一圈。

昼夜不熄的火墙，是寒冬里摇曳的温暖。一面火墙，管着与中墙相连的两个班的取暖。但烧火墙、封炉火是技术活，稍有不慎就会出情况。晚上，有时我们正睡得香甜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，火墙爆了，满屋是碎裂的土坯块和黑煤灰，我们像煤矿坑道里逃出的矿工，抹去满头满脸的黑灰，跑到别的班排挤战友们的被窝。

我调到团机关当报道员时，发现政治处主任竟然订着一份《羊城晚报》，一期报纸经过漫漫旅途，费尽周折抵达他手上最快也得一个多月。我不大明白，那遥远都市里的繁华旧闻，与一个西部雪山深处的军人会有什么关系。事实上，不光是他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捕捉到山外社会发展变革的好消息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20年后，我会辗转工作生活在广州，这份曾在天山深处诱发过我许多遐想的报纸，竟成了我案头每日必看的新闻纸。

我的集邮爱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每月20元的津贴，舍不得吃零嘴，用积攒下来的钱集邮，预订一年邮票，常常只能收到一小半。那一枚枚缤纷的邮票，让我感觉自己跟外边的世界仍然联系着。

隆冬时节的牛圈子大地沉睡，天地一派空旷、寂静、安详。人与万物都在安静地积蓄热情与力量，等待着与下一个期盼的季节隆重重逢。

我相信，生活在这个偏远牧区的大人小孩，和我们一样，会常常在心里眺望远方，他们与我们一样，热爱牛圈子的太阳、蓝天、白云、河流、草原，他们以扎根的方式表达爱与憧憬。而部队的军人，一茬一茬地来，一茬一茬地走，流水一般，在接力中传承与坚守爱。谁能真正读懂远山里一个牧区村落与一支部队的秘密？

慢慢的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对自己的心灵需求日渐清晰，那些严冬里的不适、陌生，开始渐渐淡远，许多难以忘却的人和事，悄然在我稚气未脱的生命里注入了一些新成色。

在雄浑苍茫的大山里，我怀着深深浅浅的忧郁，开始喜欢寂寞里的宁静，觉得人在偏远的地方，比在熙熙攘攘的繁华里自然、坦然、真实、真诚。

有了现实生活的拍打，有了岁月的积淀，躁动不安的心日渐平静、从容、淡定，也慢慢懂得那些连续起伏的沉寂的大山，就是我们这些山里兵最真实的战场。

母亲的目光

■何正良

感 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岁末年初，我回到流沙河老家。漫步在山林间，明媚柔美的月光尽情地挥洒，娘在对面竹山里永远地睡着了。远山近黛，月影婆娑，朦胧中好似娘正微笑着向我走来……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娘白天忙农活，夜晚在那盏煤油灯下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。我们10口之家的衣服鞋子几乎全是娘一针一线缝缝补补做出来的。娘每晚熬到深夜，再挤到一堆儿女睡觉的床上，常常睡不到两个钟头，以致后来长期神经衰弱。

家贫本来是读不起书的，但不管多苦多穷，娘也要想尽一切办法送我们上学。记得1975年我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，父亲发愁5.4元学费，不想让我继续上学。娘就带我白天黑夜挖香附子（一味中草药），加上平时攒下的鸡蛋，共卖了2.4元。娘把钱送到学校，请求先收下儿子读书，再设法补交学费。班主任刘老师看我娘忠厚可怜，主动捐出3元让我如愿上了高中。

1977年，我高中毕业就参加修建大型水利工程——宁乡田坪水库建设，每天从田坪水库指挥部步行约8公里挑水泥到排门渡槽，挑满1000斤算一个工日。这活很苦很累，手脚都被水泥灰腐蚀、开裂，但我愿意干，因为可以在干活中捡点包装水泥的牛皮纸。中秋之夜，我用捡的牛皮纸卖到杂货铺，换回了9个白面馒头。我请了假趁着月色一路小跑赶30多里山路送回家中。当时娘正和亲人们坐在屋后山晒谷坪里，娘接到我拿回的还带有热气的馒头，泪水就下来了。她心疼地摸着我的头，又端盆水帮我清洗因搬运水泥而出现裂口的双手。之后，娘带着大妹福香送我回工地。一路上我牵着娘的手，走在月儿照耀的山路上，在不知不觉间就走完了30多里山路。这个夜晚呀，崎岖的山路感觉是那样的平坦，心里是那样甜，这一夜的月亮照亮着我前行的每一个日子……

“人不出门身不贵。”娘就是用这句话劝导我放弃教师岗位参军入伍的。我从长沙乘闷罐车一路西行，来到西北边陲重镇——喀什。为了祖国的安宁祥和，我们在这高原寒区搏击艰难困苦，挑战生命极限，忍受孤独寂寞，无怨无悔尽责。艰苦环境尚可强忍，而每逢夜晚尤其逢年过节最最难抑的是思乡想娘。我和娘关山阻隔，天各一方，我常在哨位旁呆呆地望着茫茫天宇，望着远处的雪峰群山泪流不止，时不时大吼几声“娘，您还好吗？”每每此时，我明明感觉，娘的目光温婉如月，照在我心里，让我不管多苦都昂着头挺起背梁，战胜着自然和人生的孤苦寒凉……

在西北从军的13个年头，娘亲手给我写过近400封家书，封封都是我的精神食粮。有一年在喀喇昆仑守防，大雪封山解冻邮包送来时，一次竟收到娘的27封信，我在这期间也正好写了近30封书信托邮差寄出。我在边疆还收到娘一针一线纳就的53双鞋垫和11双布鞋。我自参军至今，走戈壁、越沙漠、闯昆仑，之所以历经生死而没有倒下，是因为一个朴素的信念在支撑着我：一定要挺住，一定要发奋，一定要做出样子为娘争气，报答娘的爱。

终于等到1983年年初，戍边守卡4年后组织上批准我探家。当我突然出现在屋前山坳上时，娘正挑着一担水往家走，听到我急促的喊声，娘水桶一丢，急匆匆往山坳奔来。我喊娘，娘喊崽，我们高兴得哭成一团。看到我因高原折磨而只有不到100斤的身体，娘就心疼起来，总是说：“娘让你去了那么苦的地方，娘对不起你啊！”之后，娘的家书就多了一项内容，问我何日能还乡。离娘越远，就越是想着怎么报答娘。我没有辜负娘的一片苦心，我的每一张立功喜报都给娘带来万分的喜悦。

娘曾说，尽管身体不好，也要等正良崽有了50岁以后才能走。我50岁生日这天，娘一大早拨通我的电话，哽咽着说：“崽呀，今天你50岁了，娘不能去为你过生日，你也是半百的人了，要晓得照顾自己呀。”并安排妹妹将一只炖好的土鸡从乡下送到我的小家，同时带给我1万元钱。说我平时节俭，要我自己去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穿，留作念想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50岁生日的第二天，娘就撒手西归了。娘一辈子操心儿女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还为我想了这么多，真叫我肝肠寸断！

岁月无情地渐渐逝去，对娘的思念却渐渐浓稠。今夜，月华如水，清静悠远，那月如母亲慈爱的目光，暖暖地照在我的心上……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凝望军旗

■吴传玖

有多少战士深情凝望着丽日蓝天下那一面正迎风飘扬的军旗。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啊，戎马倥偬，伴着战火硝烟，伴着弹雨枪林，划破沉沉黑夜，迎来新中国光辉灿烂的黎明，护卫着祖国的和平与安宁。

此刻，鲜红的军旗下，久久伫立着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军人。今天，他穿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服，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和红星。他庄重的脸上，那深邃的目光，也同样久久凝视着那面迎风飘扬的军旗。看得出，他是在思索，是在回忆……

是啊，一个在军旗下战斗、冲锋了一辈子的老战士，在自己的生日里，怎能不牵动那绵绵的情思。他在想什么？是13岁那年放下赶羊鞭，挣脱了苦海，参加红军，戎马一生。是爬雪山，过草地，飞夺泸定；还是逐鹿中原、保卫延安，下淮海、渡长江，直捣总统府，跟随千军万马东进；莫不是那“雄赳赳、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的战歌又在耳畔响起；岁月峥嵘，伴着军旗长大的战士啊，对战旗怎能不怀着炽烈深沉的爱情……

您看，如今鬓发斑白的他，此刻，正端正军容，举起右手，向那面迎风飘扬的军旗，庄严地行着军礼。他，曾多少次伫立在这面旗帜下，倾诉战士忠贞的爱情。今天，他要向他强烈热爱着的军旗说些什么呢？

他说，当年的红小鬼，如今的百岁翁，依然是您这面旗帜下的一名光荣的士兵。他说，如今物质生活好了，但军队艰苦奋斗的老红军精神不能丢。他说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永远是我们这面战旗不朽的军魂！他说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也是我这个老兵的企盼与追求！

总有那一天

■曹笑瑜

一张张面孔，经过我身旁。或是稚嫩，或是刚毅。眼神里却写着一样的坚强。曾经颓废也曾失落彷徨，但当披上这一身戎装，青春的迷茫被抛向远方。

在铁打的营盘里百炼成钢，在四季的轮回里饱经风霜，栉风沐雨只为更好地乘风破浪，坚定成长只为扛得住肩上的重量。

总会有那么一天，那些稚嫩的脸庞会变得无比阳刚；总会有那么一天，他们肩上将能扛起山河的重量；总会有那么一天，那些饱经风霜的伤将会是最耀眼的勋章。

带着从未遗忘的初心，肩并肩去找寻当初的梦想。那些远胜过天边星河的璀璨，都是梦想折射出的光芒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4091期

境 界（中国画） 李成林作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3时45分 印完4时31分